近溪子明道錄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三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来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

問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說我問你答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

都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都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都言不止精微而曰絜爭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坊所刊集說講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屢屢謂能到純熟即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擁灌稊稗而望食佳養也惡可得哉曰今時勿論世俗

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欣常是歡笑盖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徃徃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值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莩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

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案準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子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埸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栝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可爲答也已

問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外則自然有此入處且如孔子賛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

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只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

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只爲何事曰宜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伏羲平生盡嘗百草氣味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爲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

学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校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頃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頭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澈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呌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着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遍師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

但於聖訓却全欠順妥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
據汝初說都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處處次說
觀即觀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
撕而然是人已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總
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
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
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
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荅以天問人便荅以人念
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
強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二句

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
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
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旣升堂亦必同乎子
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
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
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
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荅子張則明白說出其
曰不踐迹正是見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
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

矣若以他因不踐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
皆是踐迹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
真爲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
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
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我細味亦之
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
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来質問是有欣仰善
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
室則善人雖能不迹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
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

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爲惜則他又更何說共其每誦德行分科謂爲英才之盛殊覺其爲人品之衰復叅對軻氏願學去處把来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只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爲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

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

其遠與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爲吾儕

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人

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

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

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嵬嵬人何敢狎登山觀

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

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說

常人雖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

能況望其恭敬捧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違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吾道莫如子貢然順口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己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

安能爲諸賢諱耶

問其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爾曰旣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

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烱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荅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躍然有醒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

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余亦聽
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
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竟未打破一個
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
但柰何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
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之解
曰汝輩只曉得説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様故童子
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
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
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

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逆而求之所謂逆則
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
而純然無間方是齊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
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今日爲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莫先立
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奈常時間斷處多
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
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
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大真莫惟工夫

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
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旣是物事便
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
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
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
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
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
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
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

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来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来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祖相傳確守衣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以中傳心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是美何其明於慕人而昧於反己也耶余謂禪門衣鉢與吾儒之

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傳况中又豈易語耶一友又向余詰曰先生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確此中以傳衣鉢非先生而誰求共余曰子且姑置乃再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銳且端矣試言汝平日以何爲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爲理果是難言茲欲言中請以鐘喻前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之跡共及甄而鑄之舉而懸之是則天地之旣生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鐘矣然天地果

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為身哉一中以為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怜悧是中即此身身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相詰曰子之以鐘喻身以身體中言則似矣獨不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則鐘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力叩之亦

俗謂撞木鐘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鐘諭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爲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辯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様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

忘記個個須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人謂仁者人也為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為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

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旣寂然將何所執夫旣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常在會中每會常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即可云朋来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

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

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况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其肴来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葢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徧而不滯於一隅随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

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爲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

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其稱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文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潛通迅速大有其馬此令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窾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

邪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様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文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文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

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已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闡與衆不同何如曰其說

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令說者多詳性而略形要覺無意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爲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崛輒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

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必未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又覺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爲主求不厭不倦則所以求仁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不知是否曰所

問是則是矣但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却把近思録性理大全所説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柰却看見傳習録説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愈終沉滞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

之言則必感動或常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
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緊喫
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闌同志師友發揮却翻
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
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
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
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
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
矣豈非也是學得沒柰何然後還此機竅故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

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
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
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卻貫串不來時又天幸
楚中一友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
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
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
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
閉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
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
必會歸孔孟孔子孟之言皆必會歸孝弟以之而學

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幾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食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取且極辯其非耶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爲敬愛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之爲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蘖之生樂

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者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辯亦止辯其義外而未辯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響應承當則性機

神理頰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擾已乎有則願樂聞之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為誠充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惟成出自然而充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為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

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於仁智而其用莫妙於時措也茲已成則純然而可言仁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擧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

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其共勗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是自然莫非天機

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解

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恠事願先生爲我更詳言之我將爲先生即偏告之庶使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也也曰天下古今事之恠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不肯自認做知靜思之我此身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

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探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嚚頑情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蠲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

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爲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瞑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

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懼驚惕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為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

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矣曰弟子也覺有此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言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覩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壓正解作疑貳即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現已言動多過若再不歛索過將不益多耶

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斂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室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顔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鑪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問曰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

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爲巽所自出坤爲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爲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爲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問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温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爲呼吸即呼以爲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

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
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
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
夫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
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
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
而靈明烱烱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
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
往閑来也耶荅曰正是正是蓋来往不閑則有滯

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純為陽也扎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

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覔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而直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

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已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父父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毋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充這個愛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曰赤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巳明白矣但謂羣聖之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曰謂之復者正是原日巳是如此而今始見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迷而不悟想

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而然耶曰嘗覩吾人却也有一種生來便世味淡薄物欲輕少者然於此一着亦往往不悟縱說亦往往不信此却果如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也蓋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說講解其支離甚可鄙笑何止集說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為意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某嘗謂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曰世上紛華滿眼又加羣言滿耳此個宗旨將望其從天

懸下來耶曰孟子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
覺天下廣闊其間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
等人說破縱教聰慧過顏閔果然莫可强猜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
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
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稱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
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
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
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其
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

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路頭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人到獨知再躲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或也好看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

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況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眥較量毫髮每每往來胷襟遣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令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胷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

曾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
时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
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處子與子之處父亦自
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忿戾之違則傷恩而順
則損名也柰何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
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
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是則必須教之以正而決
不可從也曰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
能從又所生一人縱欲夭沒終於無後或者謂此

無柰只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竒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格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亦當就已說我命該當爲子孫辛苦則可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已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萬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

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謂此也學者不可不加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倫論經書中有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亦然至聖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傳性傳命者何哉曰子為此問意最深切豈學亦有所悟而然耶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已第觀經書如論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皆各言之而未見其合併也若孟子則或并心與

性而言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之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次第而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混而同亦不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而未之能得也先生則謂之何曰子誠幾於悟矣然微而未之顯復而未之泰也盡微諸易乎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兩

闢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

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盖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

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

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巳知者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扎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歳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

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副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將他家當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看來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也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

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覰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柰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

老直至五十歲来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已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揺剛風廻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倦之而為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易爲聖之時也果爲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不息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己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襃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

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羣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羡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我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

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天之復則

明統乎地之姤曰復以自知是坤之能則又果屬
乎乾之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
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黄中通理正位居
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
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
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
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黙中帝則節而自成
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
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盖仁以根禮禮以

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盖因忘記故心茫蕩若工夫常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

既爲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說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

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動怠獨則常知而無動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常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動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並言後却只言良知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秉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辯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卻未暇照管故只

單說箇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敬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

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滞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来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予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

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

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為性也又請為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

百十堂外往来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

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忻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

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具在原未嘗專
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
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
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
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汎觀古今聖賢其道雖
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
向虛玄其妙沬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
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
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
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育也此箇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逆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臨事輙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此多養之

未至故如是耶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其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已先動矣

安有事来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

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卻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著力曰著力自當著力然卻

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盖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況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强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己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

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乖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莅官臨民而自己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

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